父親與青年子女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溝通模式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mode of fathers, daughters and sons through mobile instant messenger application

作者姓名：黃曉琪

身分：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父親與青年子女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溝通模式初探

黃曉琪

《中文摘要》

本研究獨立出父親角色，從人際需求理論出發，以人際傳播理論及符號互動理論為基礎，藉深度訪談五個家庭的父親與其 15 到 24 歲的子女，探析青年子女與父親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溝通模式。

研究發現，父親與子女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符號互動，與使用動機、父子（女）欲營造的社會形象以及情感傳遞環環相扣。本研究歸納小孩與父親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互動的因素，繪製出親子溝通模式圖，進而提出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在親子溝通上的優勢、限制、建議以及未來展望。

關鍵詞: 家庭、父親、符號互動、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親子溝通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mode of fathers, daughters and sons through mobile instant messenger application

《ABSTRACT》

HSIAO-CHI, HUANG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father, and used interpersonal demand theor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well as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to analyse the communication mode of fathers and children. The study adopted in-depth interview to probe 15-24 years old young people and their fathers. The amount of numbers of interviewers was 5 pairs of father and childre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 of fathers and children on mobile instant messenger application was connected with use motivation, social image, and emotional transference. This study sumed up the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on mobile instant messenger application, drawed a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munication mode, and then proposed the advantages, limitations, recommendations, and futures that mobile instant messenger application had o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Keyword: family, father, symbolic interaction, mobile instant messenger applicatio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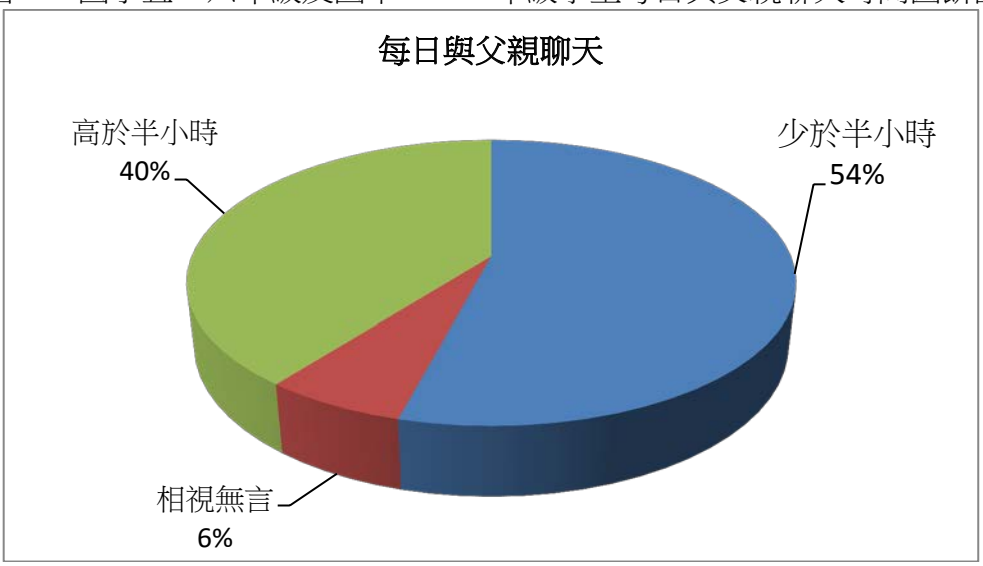
2015 年父親節前夕，兒童福利聯盟公布《二O一五年父子互動關係調查報告》，提出三大父子互動警訊：

一、不多話：54.1%的孩子（樣本為國小五、六年級及國中一、二年級學生）表示一天與爸爸聊天不到半小時，甚至有 6.4%的孩子與爸爸「相視無言」，整日下來跟爸爸講不到半句話。

二、晚回家：爸爸忙工作，餐桌上總「不見蹤影」，26.6%的孩子一週和父親吃晚餐的天數不到三天。

三、常神隱：孩子的重要校園活動，父親常是缺席者，甚至有 36.5%的父親沒參加過孩子的校園活動（兒童福利聯盟，2015）。

圖一：國小五、六年級及國中一、二年級學生每日與父親聊天時間圓餅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整理自《二○一五年父子互動關係調查報告》，兒童福利聯盟，2015。

現代父親與子女[1]的親子關係疏離，父親常因忙於工作而疏於與子女面對面溝通。但問題「不只發生在爸爸對孩子的單向關係，唯有落實親子雙向互動，才有可能拉近父子距離」（兒童福利聯盟，2015）。

過去研究也顯示家庭形塑個人，而且與家人凝聚力和溝通方式和子女解決問題的能力及社交技巧密切相關（Smith, Prinz, Dumas& Laughlin, 2001；轉引自李芸珮，2013），因此如何落實親子溝通是重要議題。而除了面對面溝通外，台灣人經常使用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Mobile Instant Messenger Application）在親子溝通中有何作用，是作者關注的議題。

台灣民眾透過手機與他人聊天的頻率僅次面對面（直接見面）與他人聊天的頻率（張卿卿、陶振超，2014），而資策會 Find2015 年上半年的調查顯示，臺

[1] 由於「父親與子女」字串在本文中不斷出現，後文改以父子（女）代表父親與子女，為精煉語句之用。

灣地區 12 歲（含）以上民眾，超過 1,604 萬人（77.3%）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且 4G 用戶最常用智慧行動裝置撥打及接聽電話（93.5%），其次是使用即時通訊聊天或通話（88.2%）。由此可知台灣民眾普遍使用即時通訊軟體作為溝通工具。

早期研究多關注網路對家庭溝通的正面、負面影響，近年則有網路中介的親子「互動」相關研究，如李芸珮（2013）研究母親與子女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上的親子互動。台灣目前研究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親子溝通論文甚少（蔡旻軒，2015），且皆視「家庭」為同一單位，探究子女與「家庭」線上互動情形。

而台灣目前尚無相關論文探討子女與「父親」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符號使用與情感傳遞。因此本研究將「父親」角色獨立出來，聚焦父子（女）在近年興起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溝通模式，包含符號使用與情感傳遞等面向。

筆者期望藉由深度訪談不同父子（女）的個案，構築親子在手機即時訊軟體上的溝通模式，歸納使用動機、形象塑造、符號互動與情感傳遞四面向，進而瞭解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對親子溝通有何意義。

貳、 研究背景

一、 家庭型態轉變：前現代、現代、後現代到當代家庭

Giddens（1992）指出，快速的社會變遷正逼迫私人生活改變，成為一種更緊密的親密關係，打破性別間的不平等。變遷的速度和本質，讓人們審慎考慮自己理想的親密關係。

Jamieson（1998）進而在其著作《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中以時間流變描寫近代家庭的變化。十八世紀前的前現代家庭，階層化極深，每個人都明瞭自己在社會秩序中的位置。社會距離與性別淡化父子與夫妻間的關愛，家庭關係疏遠，小孩被當作「小大人」照顧，常被送去當學徒或僕奴；而至十八世紀工業化時期，生活富裕、家僕消失，私密性的家與公共雇用場所分離，兩性分工變得更極端，女人在金錢上依賴男人。十八到十九世紀末的現代家庭中，女性被期望成為「好母親」，為子女奉獻大量關愛。此時期的「家」已成為私人生活的核心，兒童則為家庭中心。

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個人主義崛起，「家庭」不再位居私人生活中心，人們轉而追求一個或多個「揭露式親密關係」，在此關係中人們深知並了解彼此，而非僅有行為層面的關愛與照顧。在此時期，性不再侷限於婚姻，男主外、女主內的區分也漸入尾聲，關係變得更脆弱，卻也可能更令人滿意。而悲觀主義者認為，大眾文化鼓吹自我迷戀且疏離的個人主義，只會支持紛亂的關係（Jamieson,1998／蔡明璋譯，2002）。

上述文獻多提供西方社會觀點，然而東方社會仍極為重視家庭，視家庭溝通為創造、分享意義的空間，認為良好的家庭溝通能提供和諧（harmony）、幸福（happiness）和健康（health）的 3H 優點（Wang, Chu, Viswanath, Wan, Lam, & Chan , 2015）。因此，研究東方社會中的家庭傳播有其重要性。

二、 近代父子關係─缺席的父親？

Jamieson（1998）在書中提到，十九世紀工業化時期，男女分工導致社會期望母親密集照顧子女，男性則養家活口。母親成為親子關係中的焦點，相對的彰顯父親的邊陲化（marginalization）。二十世紀中期逐漸形成「優質母親」的意識形態，認為母親須專於母職，成為主要照顧者（Jamieson, 1998）。在整個二十世紀，父子關係經常被描述成單向度的親密關係。「柔性母親」與「堅強父親」間的自然分工，導致父親對子女的照顧僅限「金錢上的支持」，在 Parson（1959）的觀點下父親是「工具性領導者」（the instrumental leader），而母親則是「情感領導者」（the expressive leader）。

Jamieson（1998）也提及近代家庭型態漸趨多元，出現養家的父親與全職母親，或是父親失業在家等情形，因而改變對父母角色的認知。她更提到，男人可以接手母親的工作，但他們決意不嘗試困難的「雜技表演」，因為這有違男性氣概。且兩性對家庭責任的認知不同，父親通常覺得賺錢養家即為全部責任，但母親通常還得擔任情感領導者。當然也有相對於傳統父親的「優質父親」，如 Russal（1983）研究那些特別投入照顧子女的父親，但這些父親通常受過高等教育、年齡較大、子女較少，且妻子較注重工作。然而，這些奉獻於父職的男性很少得到親友的正向支持，甚至引起其他男性的負面反應。二十世紀晚期兒童發展專家則認為優質母親是利用心理控制與溝通，和子女互動。直到二十世紀晚期大眾才逐漸將觀念轉為「若父母兩人均成為子女的親密朋友，子女會受益匪淺」（Jamieson, 1998）。

表一：19 及 20 世紀親職比較圖

時代	母親	父親
19 世紀	親子關係中的照顧者以及焦點（Jamieson, 1998）	負責養家活口，在親子關係中被邊陲化（Jamieson, 1998）
20 世紀	被期待的優質母親，須專於母職，擔任主要照顧者與情感領導者（Jamieson, 1998）	不被期待的優質父親（Russal，1983），負擔金錢支持的工具性領導者（Jamieson, 1998）
20 世紀晚期	大眾逐漸將觀念轉為「若父母兩人均成為子女的親密朋友，子女會受益匪淺」（Jamieson, 1998）。	

資料來源：整理自蔡明璋譯（2002）。《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台北：群學。（原書 Jamieson, L. [1998]. *Intimacy: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modern society*. Oxford, UK: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相關研究也顯示（Allatt & Yeandle, 1992；Brannen et al., 1994；Hutson & Jenkins, 1989；轉引自蔡明璋，2002），覺得自己與母親感情較親近者，遠比父親感情較親近者普遍。

19 到 20 世紀的現代親子關係流變中，父親似乎處於一個被忽略的角色，而

這種情況在當代可能有所轉變。在 21 世紀，人們只要連上網路，就能輕易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即時與他人互動，而親子之間若使用此類工具，是否能促進彼此的溝通？又或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人們如何選用符號進行情感交流？上述是筆者所關注的議題。

參、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共分五節，第一節梳理人際需求論；第二節延伸論述人際傳播理論中 Goffman（1959）的戲劇理論、米德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以及 Colins（2004）的互動儀式鍊（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第三節探討家庭溝通理論，介紹 McLeod 與 Chaffee（1972）的四種家庭溝通型態及其他影響家庭溝通的因素；第四節則從科技角度出發探討網路出現後的線上傳播，包含電腦中介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即時通訊軟體（Instant Message, IM）上的人際互動，以及行動裝置對親密關係的影響；第五節歸納近年與線上家庭傳播相關的研究發現與限制。

一、 人際需求理論

人際關係和溝通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如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 Maslow 的人類基本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need hierarchy theory）提到的歸屬需求（belongingness），認為個人需要有他人的陪伴或關心，這種滿足如果不能滿足，個體會感到異常孤獨和寂寞。Schutz（1958, 1966；轉引自徐西森等，2002）也提出人際需求論，主張人際關係需要依雙方的人際需求相互配合程度來決定是否開始、建立或維持。人際需求可用情感需求（affection need）、歸屬需求（inclusive need）和控制需求（control need）三面向加以詮釋（徐西森等，2002）。

(一) 情感需求

個人有付出情感和獲得情感的期望，因而透過語言和非語言的方式表達情感，和他人建立關係並維持情感需求（徐西森等，2002）。

(二) 歸屬需求

個人想被他人認同或接納，並在群體情境中產生歸屬感，且欲與他人建立並維持滿意的關係。個體可能透過參與活動融入群體（徐西森等，2002）。

(三) 控制需求

個體希望能成功影響周遭人事物，在權力問題上與他人建立並維持滿意關係的需要（徐西森等，2002；周談輝，2012）。此面向可延伸至家庭溝通中的不同取徑，本文將在文獻探討第三節探討 McLeod 與 Chaffee（1972）的四種家庭溝通型態。

由此發想延伸問題一：人際需求是否影響父子（女）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互動的「動機」？

二、 人際傳播理論

自從 Mead 提出符號互動論，後續學者也依此延伸出特殊視角的人際傳播理論，如 Goffman（1955）的戲劇理論，以及 Collins（2004）的互動儀式練。

(一) Mead 的符號互動論

Mead 和其學生 Blumer 奠定最早的符號互動論，採微觀（micro）方式探討人際互動過程。此理論認為個人並非透過直覺產生對他人的反應，而是經由思考和詮釋，針對他人行為的意義而產生回應。

符號互動論有三個核心：語言、意義與思想。語言是意義的來源，意義不存在於客體或自然環境中，而是透過語言的使用協商，為萬事萬物（例如貓、狗、瘋狂、同情等）命名，但這樣的名稱（象徵物）是任意的符碼，人們藉由與他人談話（象徵互動）進而發展出意義（Griffin，2003）。因此，意義是社會真實的建構也是種集體想法。另外依循這三核心而產生三個主要概念為符號（symbol）、詮釋（interpretation）及扮演他人角色（taking the role of the other）。

1. **符號：**符號互動論下的符號包括語言、符號、文字、手勢、表情、動作和其他抽象符號，其意涵由人和社會賦予。而人的思想、觀察、傾聽及行動都須經由符號來表達（徐西森等，2002）。
2. **詮釋：**人際互動中接受刺激後，必須經過個人詮釋再做出反應，即是刺激─詮釋─反應，如此人際互動才能算是有意義的互動（徐西森等，2002）。
3. **扮演他人角色：**符號互動論的基本單位是互動中的個人。個人在互動過程中會試想他人的處境，扮演他人的角色，想像對方的反應、觀念或想法再做出自己的回應（徐西森等，2002）。
4. **心靈、自我和社會：**Mead 的學生在 1934 年替他出版《心靈、自我與社會》，Mead 認為心靈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成長於人際關係脈絡中，人際行為的複雜需要經過心靈的詮釋過程才具意義。（徐西森等，2002）。

由此發展研究問題二：父子（女）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符號互動情形為何。

(二) Goffman（1955, 1959）互動儀式理論與戲劇論

1.互動儀式理論

Goffman（1955）透過日常生活觀察提出「互動儀式」理論，指出個體在對他有重要價值或意義的客體面前，為避免冷場、出錯或出現窘態等，須遵守並選擇合適的符號意義作為其行動的準則。互動儀式論強調身體的共在（co-present），人們須實際在物理空間上聚集一地，進行面對面的互動與交流（Goffman, 1955；轉引自 Collins, 2004／林聚任、王鵬、宋麗君譯，2009）。

他也提出，面子工作（on face-work）是社會互動中儀式化的行為表現，在特定的交往中，個人按照他人也會認定他遵循的行為準則，而有效聲稱所得到的正面社會價值。面子會依據被認可的社會態度，成為自我描繪的形象（Goffman, 1955；轉引自黃淑琳，2013）。

2.戲劇理論

Goffman（1959）的戲劇理論詳盡描繪個人製造印象、他人根據其印象做出反應的過程，並試圖探究潛藏在人際互動背後約束個人表現的框架（frames），重

要概念有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及互動場地（field）。
(1)印象管理：個人用適當的語言或非語言行為控制他人對自己的印象形成過程，是一種社交技巧。人們依照社會標準、社會角色或對方的好惡修飾自己，也可能會隱藏自我（Goffman, 1959；徐西森等，2002）。
(2)互動場地：Goffman 將人際互動場地分為前台（frontstage）和後台（back stage），如同劇場的前台，人際互動中的前台為公開場域，是與陌生人或偶然相識的人互動時做的行為；後台則是私密領域，可以輕鬆扮演自我。人際互動過程多在前台語後台間移動（Goffman, 1959；徐西森等，2002）。

若延伸思考 Goffman 的社會儀式互動論以及戲劇理論，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親子互動中的雙方是否也會顧及面子，以被認可的社會態度（社會對爸爸的期待及對子女的期待）相互溝通？或是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可作為一個虛擬的家庭空間，一種後台，讓親子能以較輕鬆的心情表達自我？
由此提出**研究問題三：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所營造的虛擬空間中，父親與子女欲經營何種形象？此形象與面對面互動時有沒有差異？**

(三) Collins（2004）互動儀式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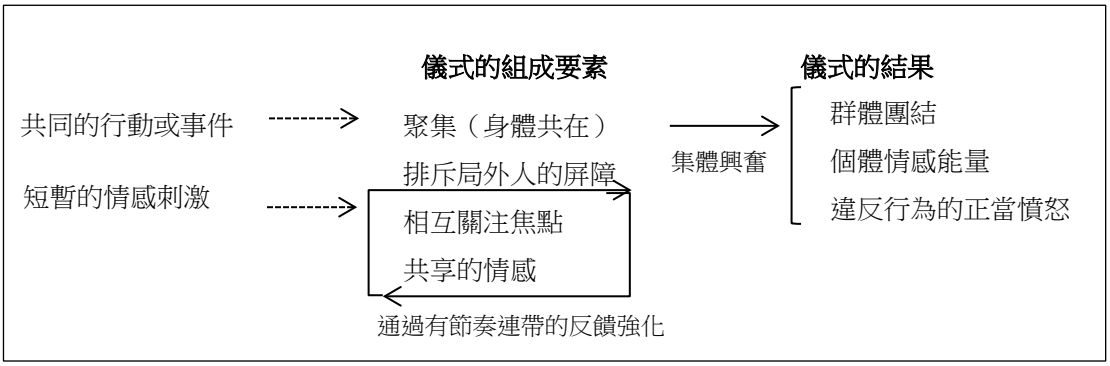
Collins 曾稱 Mead 為「美國最偉大的社會學思想家。」Collins（2004）承繼 Goffman（1955）互動儀式學說，組織過去理論未深究的要素，例如符號系統的使用、情感能量的傳遞以及互動的過程與結果。Collins（2004）的理論為一個線性過程，參與者基於共同事件（可能是典型的常規儀式，像是婚喪喜慶等等），抱持與事件相符的情感態度，與其他參與者在同一場所進行互動，相互關注的現象成為儀式開展的起點，進而產生集體共在感、排除他者的屏障並與參與者產生情感連結。儀式帶給參與者群體團結感，傳遞正向情感能量（Collins, 2004）。

Collins（2004）指出，互動儀式理論的核心是：高度的相互關注，極高度的互為主體性和高度的情感連帶，通過身體的協調一致，互相喚起參加者的神經系統，進而導致與認知符號相關的成員身分感，並給參與者帶來情感能量。

儀式互動鏈的組成包含四要素：

1.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場所，不管他們是否刻意注意對方，都能因身體在場而相互影響。
2. 對局外人設定了界線，因此參與者知道誰參加其中，誰被排除在外。
3. 人們將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對象或活動上，並通過相互傳遞關注該焦點。
4. 人們分享共同情緒或情感體驗（Collins, 2004/林聚任等譯，2009，頁 86）。

圖二：互動儀式鍊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改繪自《互動儀式鍊》，林聚任等譯，2009，頁 87。

Collins（2004）的互動儀式論引發筆者好奇，由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構築出的虛擬空間，是否能維持人們的共在感？在此空間中的人際互動，是否也能傳遞情感能量？若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溝通缺乏情感流動，可能原因為何？

由此衍生出研究問題四：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父子（女）如何透過符號互動傳遞情感。

三、 家庭溝通理論

(一) 家庭與父親

彭懷真（2003）在其著作中整理各種跟家庭有關的定義：家庭是經由血緣、婚姻或領養形成的社會團體，且包含生育子女、養育、社會化、情感分享、提供經濟與照顧以及延續社會地位等功能。家庭有多種分類方式，若依父母的組合情況可分為父母雙全的「雙親家庭」，以及由於離婚、一方死亡、一方入獄或未婚生子等原因形成的「單親家庭」，或因夫妻雙方或一方已有其他婚姻關係所生成子女所組成的「繼親家庭」（彭懷真，1999；轉引自彭懷真，2003）。他認為全家人是彼此關聯的生命體，而溝通則是家庭動力的重要指標，有助家庭的恆定作用（family homeostasis），以維持家庭的平衡及穩定。而家庭系統的平衡狀態須仰賴母親與父親的合作（Gebauer, 2003）。

邱珍琬（2010）認為，在家庭裡有正統及法律地位的父親，不僅象徵家庭完整，更重要的是父親對子女的意義。許多父親因工作繁忙鮮少與孩子接觸，子女最關切的也許不是物理上的實際接觸，而是感受到父親的「在」與關愛。父親形象不是靜態的，而需要經過實際互動才會更加鮮明（邱珍琬，2010）。

Gebauer（2003）訪問十六位父親對他們自己父親的印象，以及他們自身如何當父親。研究發現，父親影響孩子生命中的每個階段，而 Gordon（2004）從諮商角度切入，發現即使父親死亡，其影響仍在孩子的生命中延續。而人們與自己原生父親的良性互動，會延伸到自己擔任父親時的角色，而父親角色對女兒的女性意識產生極大作用（Gebauer, 2003）。

由此可見父親並非只是工具性領導者，只須負擔部分義務。父母在維繫家庭的穩定與平衡來說同等重要，而父親和子女的互動有長遠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希望從科技的角度切入，探究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在父子（女）互動中的意義。

(二) 家庭溝通取徑

McLeod 與 Chaffee（1972）從社會取徑（social-oriented）與概念取徑（concept-oriented）切入發展出家庭溝通取徑：

1.社會取徑：指在溝通上強調服從，避免衝突發生，促成人際的一致性。長輩希望子女聽從想法，面對不同意見時應讓步。

2.概念取徑：指鼓勵子女發展自己的世界觀，學習以不同角度看事情，父母鼓勵子女與家人或他人討論，也可提出反駁論點。

(三) 親子溝通的型態

McLeod 與 Chaffee（1972）更依社會取徑及概念取徑，區分出四種親子溝通的類型：

1.放任型（Laissez-Faire Familly）：皆不重視社會取徑及概念取徑，親子關係淡薄，子女較易受團體影響。

2.保護型（Protective Familly）：強調服從和和睦的社會關係，雙親不鼓勵孩子發表不同看法。

3.多元型（Pluralistic Familly）：強調概念取徑，鼓勵溝通與獨立思考。

4.協調型（Consensual Familly）：強調概念取徑與社會取徑，雙親鼓勵子女提出自己看法，但不可違背父母意見。

而 Botta（2002）的研究指出，放任型家庭中，子女與雙親由於疏離，幾乎不會產生任何爭論；多元型家庭中，子女和雙親以合作方式，締造親子雙贏的局面；保護型家庭中，子女面對爭論往往採不合作的逃避方式；而在協調型家庭中，親子溝通可能是雙贏，或是子女向父母妥協（轉引自沈孟燕，2009）。

筆者因而感到好奇，不同類型的家庭溝通模式是否也會影響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親子溝通？

(四) 其他影響親子溝通的要素：

1.親子的地理距離：

有些證據顯示，由於「上大學」或去外地工作等傳統途徑，離開家的青少年一旦不用在父母家中協調自己的獨立性，常感覺到他們可以更輕鬆地與父母交談（Jones, 1995）。

2.單向或雙向的揭露式親密：

Brannen（1994）和同僚研究倫敦父母與十五、六歲子女間的複雜協商，發現父母（特別是中產階級的父母）自認與自己的青少年子女十分親近，他們強調同理心與了解；但反問他們的子女，發現在父母看來是可以「傾訴秘密」的關係，青少年卻感到單向自我揭露的壓力。因為父母一方面想展現和子女平起平坐，卻又試圖保持對子女的控制（Brannen et al., 1994）。

也有些中產階級父母試著以假民主的方式，以訴諸公平的手段來修正子女的要求。

四、 網路中介下的人際傳播

(一) 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下的人際互動特色

Barnes（2003）定義電腦中介傳播為一種電子書寫模式，也指經由電腦網絡來促進人類溝通和資訊互動的科技，包括電子郵件、討論群組（discussion group）、聊天室、即時通訊軟體（instant message）和網頁。電腦中介傳播下的人際互動有以下特色：

1.去除非語言線索：

網路上的溝通去除了肢體語言、聲音腔調、表情動作等面對面溝通可能營造

出的社會臨場感，讓參與者可以忽略地位，站在平等地位上溝通（Walther, 1992；Walther, 1996；轉引自沈孟燕，2009）。

2.自由選擇即時雙向互動或非同步溝通：

接收訊息者可以透過網路中介即時與他人雙向互動，但也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要同步溝通。使用者在有限時間內，在人際互動與自己的工作間抉擇。網路的非同步溝通特性讓收訊者能有更多時間思考、編輯回應，向他人「選擇性」地呈現自我（沈孟燕，2009；黃淑琳，2013）。

3.匿名性：

人們更願意揭露自我的秘密，但也相對可能隱藏個人資訊，如性別、學歷等（Kendall, 2002）。

4.打破地理疆域：

在不同地區的人們透過網路互動，不受限於地理空間的限制（Kendall, 2002）。

(二) 即時通訊軟體（IM）

即時通訊軟體讓人們能透過電腦，與朋友傳送即時簡訊（Barnes, 2003）。林玉婷（2006）描述 IM 的使用方式：當使用者登入後，系統自動列出好友名單，使用者可用打字迅速交換訊息，透過書寫式對話進行溝通。即時通訊軟體包含即時、非即時、一對一（兩個使用者開啟同一對話框）、一對多（多方對談）及平行溝通（去除階級限制）等溝通型態。

(三) 行動即時通訊軟體

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指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上的應用程式（資策會，2012），也可稱行動通訊 app、聊天軟體等，本文統一稱「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改變過去以電腦為載體的即時通訊軟體的限制，能更即時與好友互動。常見「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有 Line、Whats App、微信等。

資策會 FIND 在 2014 底公布的《2014 臺灣消費者行動裝置暨 APP 使用行為研究調查報告》調查發現，在臺灣地區 12 歲（含）以上，共有 1432 萬民眾持有智慧型裝置，其中有 74.4%的使用者有下載 APP 的習慣；其中有 90.6%使用 Line，比用智慧型手機使用 Facebook 的比例（60.5%）還高。平均每天使用時間 Line 的時間為 71.8 分鐘。

創市際（2014）〈兩岸洞察調查報告──手機即時通訊軟體篇〉指出台灣人智慧型手機中下載率最高的前五大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分別為：Line、Facebook Messenger、Skype、微信（WeChat）及 WhatsAPP。這些軟體都有與好友免費視訊通話或語音通話，傳遞貼圖、影片、照片等訊息的功能。

因此本研究以使用行動裝置載體上的 Line、Facebook Messenger、Skype、微信（WeChat）及 WhatsAPP 軟體的使用者為研究對象，而剔除僅使用相關軟體電腦版軟體的使用者。

(四) 小結：線下與線上交匯使用的人際傳播

Kim, Kim, Park& Rice（2007）也調查 1507 位韓國人使用五種不同媒介：面對面溝通（face to face, FtF）、電子郵件（email, EM）、即時通訊軟體、手機（mobile

phone, MP）及簡訊（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的行為，並分析媒介使用行為與使用者的職業、年齡及性別的關係。研究發現，面對面討論仍為人際互動的首要方式，電話次之，而大學生及年輕族群較其他身分更傾向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與他人溝通，且更傾向使用多媒體（multiple media）；而在韓國社會，面對面溝通及電話看似支持且強化了整體人際關係網絡，人們傾向使用電子郵件與同事溝通，而將即時通訊軟體作為與家人溝通的管道，簡訊的使用多出現在核心家庭中。

但此研究（Kim, Kim, Park, & Rice, 2007）出現時，行動裝置上的即時通訊軟體尚未普及，因此電話與即時通訊軟體仍被二分。但自 2009 年利用網路傳送簡訊的智慧型手機行動應用程式 WhatsApp 出現，以及 2011 年六月繼之而起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 Line 的風靡，使用者可使用網際網路並在不額外付費的情況下傳送文字、圖片 、動畫、音訊及視訊等多媒體資訊給其他使用者，更可與好友語音通話及視訊。

2015 年二月新聞更報導 Line 在全球有超過 1 億 8 千萬個活躍使用者，台灣更有超過 1,700 萬人使用，是全球第五大使用 LINE 的國家，80% 的台灣使用者也表示最常聯繫的對象是家人或親密好友（周之鼎，2015）。

手機行動通訊軟體部分取代傳統使用手機或電話的語音功能，更可讓使用者利用一對一對話框或群組互動。此種新興的通訊方式如何影響人際互動，是我好奇的部分，因此本研究將聚焦「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的親子互動，而剔除臉書、MSN 等以電腦為載體的即時通訊軟體。

五、 線上家庭傳播

(一) 面對面親子關係複製到線上互動

沈孟燕（2009）的研究發現，面對面親子關係會影響線上親子互動，在社會取徑的家庭中，越強調父母的權威，期望子女服從社會與長者的規範，子女越易偏向使用網路與父母溝通。如此子女可組織回應，並掌握溝通的局面；相反地，概念取徑家庭因允許子女表達看法，子女更傾向與父母面對面溝通。而親子關係滿意度、與家庭溝通型態以及媒介溝通行為間皆有關聯。

(二) 面對面加線上互動促進親子關係

而 Wang, MP., Chu, Joanna T. W., Viswanath, K., Wan, A., Lam, TH. & Chan, SS. （2015）的研究以電話調查 1502 位香港人的親子溝通媒介，結果發現面對面互動最多（94.85%），電話次之（78.08%），即時通訊軟體則位居第三（53.64%）。而年輕族群偏好使用電話、即時通訊及社群網站跟家人溝通。研究結果也強調面對面溝通包含語言的、非語言資訊，因此此種方式的親子溝通最能促進家庭的和諧、幸福與健康，即時通訊軟體加上面對面互動更能促進親子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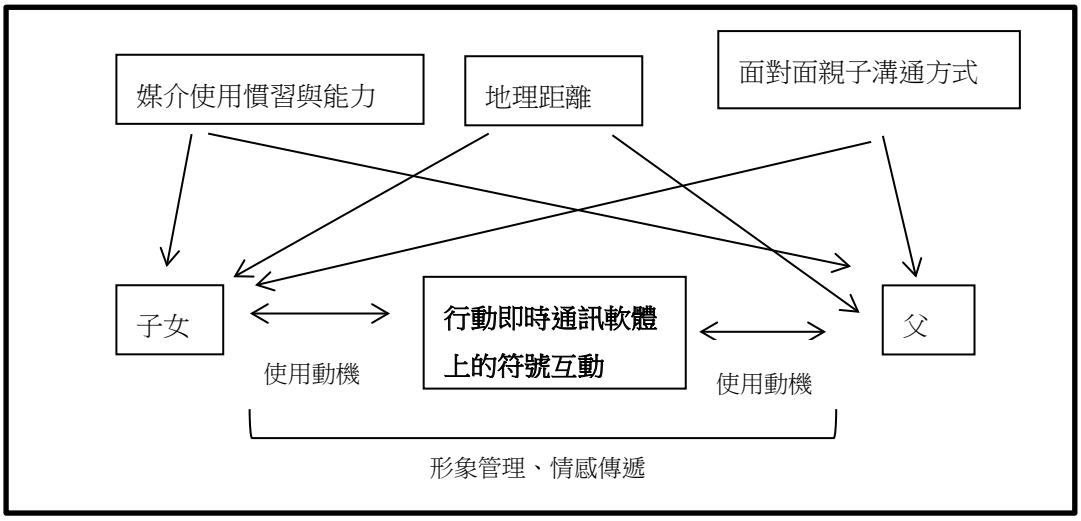
但上述研究未納入地理距離可能會影響親子選擇溝通媒介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將父子（女）的「地理距離」納入可能影響媒介使用頻率及方式的原因中。

肆、 研究架構

一、 研究問題

（一）動機：人際的情感、歸屬與控制需求是否影響父子（女）使用即時通訊軟體互動的動機。
（二）過程：父親與子女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符號互動情形為何。
（三）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所營造的虛擬談論空間中，父親與子女想在對方面前經營何種形象？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形象與面對面互動的形象有沒有差異？
（四）父子（女）是否能透過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溝通傳遞情感。如何傳遞？

圖三：研究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二、 研究設計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先以立意抽樣，找尋與父親經常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子女作為受訪者，再用滾雪球抽樣，請受訪者推薦其他有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溝通經驗的父子（女）組合，希望藉此找到常用與不常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親子樣本。研究單位為一組父親與子（女），共訪談五組，研究對象須符合下列標準：

1. 精熟如何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並在過去一周內曾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與父親互動的年輕人。本研究採用聯合國（2005）的定義，將青年設定為 15 至 24 歲的人，因此本研究所謂的青年子女須在 15 到 24 歲之間。
2. 精熟如何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並在過去一周內曾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與小孩互動的父親。

(二)、訪談方式設計

本研究欲探討父子（女）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動機、符號互動、形象經營與情感傳遞，多屬於個人層次的選擇與感受，且屬微觀的人際／家庭傳播層級，因此選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隨情境調整訪談內容。

為避免受訪者相互影響，採一對一訪談。訪問前給予受訪者研究說明書（見附錄一）並請受訪者填寫基本資料及家庭溝通型態的調查問卷（見附錄二、三）以及訪談同意書（附錄一）。接著與每位受訪者進行 40 至 50 分鐘的訪談。

訪談前研究者先對受訪者說明若訪談過程感到不適或認為某問題難以回答，受訪者有中斷訪談或拒答的權力。研究者在訪談前先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全程錄音，並說明訪談內容單純用於研究，呈現方式將保護受訪者個人隱私，去除可辨識身分的資訊。訪談結束後研究者致贈每位受訪者新台幣一百元圖書禮券。

(三) 執行訪談

研究者自 2015 年 12 月 18 日到 12 月 31 日進行訪談，每次每個人約訪談 40 至 50 分鐘，共訪問五對父親與小孩，合計 10 人。採訪地點分布在新北市三峽區、汐止區及彰化縣和美鎮三地。受訪父親年齡最大為 53 歲，最小為 43 歲，受訪子女 5 位中有 1 位男性（20%）4 位女性（80%），年齡最大 24 歲，最小為 15 歲，符合聯合國（2005）定義之青年。

依照訪談前問卷結果（附錄二、三）對照 McLeod 與 Chaffee（1972）提出的放任、保護、多元、協調四種家庭溝通型態，可發現五個家庭只有多元型與協調型兩種溝通型態。多元型家庭中，家長鼓勵孩子獨立思考，雙方以合作方式締造親子雙贏局面。協調型家庭強調雙親鼓勵子女提出看法，但不可違背父母意見，因此親子溝通可能是雙贏或是子女向父母妥協。值得注意的是，家庭 A、B、D 的父親在「在與孩子的溝通中，我希望他聽從我的想法，即使他有不同意見也應讓步。」皆勾選較低分的選項，而孩子在相對題「在與爸爸的溝通中，他希望我聽從他的想法，即使我有不同意見也應讓步。」則選擇較高分選項，可見父親認為自己並未希望孩子向自己妥協，但在孩子的感受中父親希望自己妥協。

表二：訪談對象人口及訪談資料表

家庭型態	代號	職業	年齡	教育程度	親子溝通型態	使用軟體	訪談地點
A 單親	A1 父親	教師退休	53	大學	多元型	Line	三峽
	A2 女兒	學生	22	碩士	協調型	Line	三峽
B 單親	B1 父親	服務業	48	高職	多元型	Line	汐止
	B2 女兒	學生	21	二技	協調型	Line	汐止
C 雙親	C1 父親	攝影師	53	初中	多元型	Line	三峽
	C2 兒子	學生	23	大學	多元型	Line	三峽
D 雙親	D1 父親	台商	53	二專	多元型	微信	和美
	D2 女兒	學生	24	碩士	協調型	微信	和美
E 雙親	E1 父親	商人	43	高職	多元型	Line	汐止
	E2 女兒	學生	15	國中	多元型	Line	汐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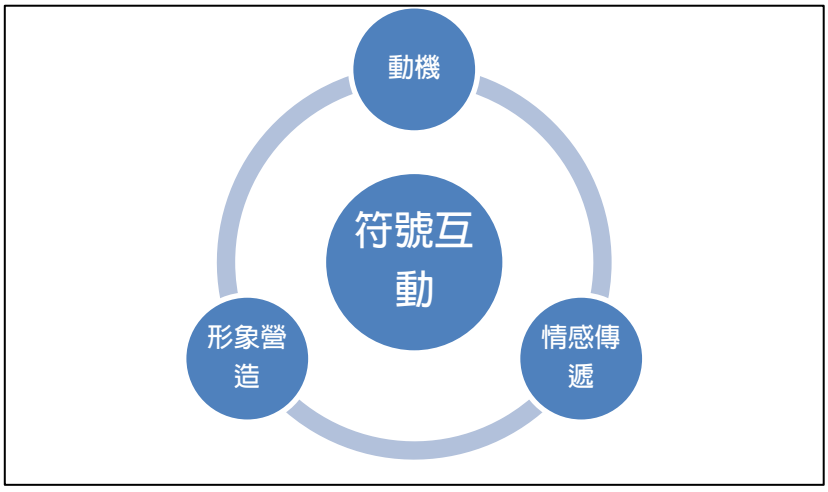
(四) 資料整理：

訪談結束後將逐字稿全文打出，去除可辨識受訪者身分的線索，再將訪談內容對照理論撰寫研究發現。

伍、 研究發現

訪談發現，使用者的使用動機、想經營的社會角色形象以及想傳遞的情感三方面都與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符號使用環環相扣。因此研究發現第一節以 Maslow 的人類基本需求層次理論以及 Schutz（1958、1966）提出的人際需求理論分析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動機；第二、三節則以米德的符號互動論、高夫曼（1955、1959）的互動儀式論、戲劇理論分別探究父子（女）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使用符號的策略，以及雙方的形象經營；第四節以 Collins（2004）的互動儀式鍊詳細分析在符號互動中，親子如何傳遞情感，個體的情緒又如何轉變。第五節則綜合研究發現，提出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優點與限制，並對照受訪者的話語，提出親子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可能策略與未來展望，並試圖繪製良好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親子互動概念圖以及受限的親子互動概念圖，進而為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父子（女）溝通模式提出一個具體架構。

圖四、研究發現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一、 使用動機

人際溝通或關係經常源自人類的基本需求，研究發現，孩子主動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聯繫父親的動機（下對上）以及父親主動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聯絡孩子的動機（上對下）有所差異，但「愛與歸屬」的需求兩者皆有。

(一) 下對上的依賴：孩子生理、經濟及愛的需求

除了一般日常生活的工具性目的，如與父親分隔兩地的受訪者 C2 用 Line 和爸爸約碰面時間，人們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也可能為滿足人際需求。且父親與小孩的使用動機有別，孩子可能會為生理需求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聯繫爸爸，例如受訪者 A2 在回家前用 Line 向爸爸點菜，希望爸爸煮拿手菜給她吃。

> (平常主動用 Line)主要都是回家時比較多，因為我要確定他在不在。還有可能要買什麼，錢不太夠啊，就是生理需求的感覺。通常都是問他：「你在嗎？我要吃什麼……。」（受訪者 A2）。

而 Line 也常被當作子女索取經濟支援的管道，如受訪者 A2 請爸爸繳學分費、平常不好意思跟爸爸拿錢的 B2，沒錢時也會透過 Line 跟爸爸說。

親子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動機也和愛與歸屬此類社會需求有關，如受訪者 B2 提到：「平常比較不會講的關心的話，就會用 Line，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他（爸爸）講話。」

(二) 上對下的矛盾：父親控制與愛的需求

兩位父親（受訪者 C1、D1）提到有時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是為了知道孩子的地理位置，並瞭解他們在做些什麼，並希望孩子必須有所回應。

> 問（兒子）外出了沒呀，你要去哪裡，我們在哪裡碰面，比較不重要的，可以待會再看的東西就會用 Line，如果是急事一般上就會用電話……一般看到已讀會期待有個貼圖或寫兩個字也好（C1）。

> 要了解她目前在哪裡……掌握行蹤啦。……她當然要馬上回啊（E1）。

但對孩子（受訪者 C2、D2）來說，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即時性也變成一種監控。父親若讓他們感到被控制，孩子會採取不回應等方式躲避，或讓孩子不想和父親溝通。

> 像我爸爸傳晚安，但他可能十一點傳，我一直覺得那是有目的性的，想知道我是不是在睡覺，像我媽在看韓劇，我在用電腦或看書，我爸突然傳個晚安，我媽就會說「不要回，不要點開來看」，因為有時候一點開會顯示已讀，這時候我爸就會知道我沒在睡覺。他之後就會跑來問我你是不是周末晚上都沒在睡覺（C2）。

> 當他只有聲音跟文字，他又看不到我，微信又沒有已讀功能，他就會想說完了，我一定跑出去玩。所以他就奪命連環 call，問說妳在哪裡，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物理空間變大時他就會想用這個掌控你……可是這樣就會變成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反而讓你們不想溝通（D2）。

父親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原因除呼應 Schutz（1958, 1966）的控制需求外，也符合情感需求。如長年在外工作的台商 D1 則認為使用微信是「排除壓力的一種方式」，希望能從與女兒的線上互動獲得快樂和關心。

二、 符號互動

訪談發現，使用者偏好使用文字搭配貼圖的方式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互動

，然而使用與不使用符號的原因複雜，線上親子互動也牽涉「扮演他人角色」設想對方回應等精密的過程。

(一) 群組用來分享資訊，一對一互動方式則較適合談心

受訪者依不同目的選用一對一對話框或多人群組對話。若要分享資訊、聊時事或分享生活近況，父親可能偏向使用家族群組一次發表，如受訪者 A1 在與兩個女兒的群組中分享攝影作品，或詢問女兒的回家時間，以此避免使用一對一對話框可能讓女兒產生「爸爸偏心」的感受。

受訪者 A2 表示父親和姐姐經常在家庭群組討論時事，但她自己不會回應，因為覺得「那不是聊天的地方」。她認為一對一互動方式較能談心，但如果真的想聊天她會選擇回家，無法回家時才會透過 Line 跟爸爸說心事或抒發壓力。

(二) 文字為主圖像為輔的互動方式

所有受訪者皆表示最常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文字功能。貼圖則用來輔助文字，暗示對話結束、和緩氣氛、補強文字的意義等。

1.文字的多重功能：傳達關心、緩解情緒、躲避監控

對父親來說，文字可以作為表達關心的好工具。如受訪者 A1 擅用文字表達，因此偏向用文字表達關心。當女兒傳來負面的情緒，他會試圖用文字層層引導，給女兒信心。

> 我會用文字引導她每個人的觀念不一樣，成長背景不一樣，看事情的方法也不一樣。大家都不能堅持己見，要溝通協調，這個部份很重要，也是她應該要學習的課題。鼓勵她針對事情去解決不要情緒化。最後再告訴她，不管怎樣，做爸爸的永遠支持妳。不管妳受到什麼傷害，妳永遠都可以回到家裡面來（A1）。

修飾過的文字可作為難言之隱的緩衝，來模糊或隱藏嚴肅的心態、尷尬、傷心或負面的情緒（A2），或是作為深入思考後的回應（D2）。

> 像他(父親)在問我人生規劃的事，問我什麼時候要找工作，我就會想一下。我覺得人生規劃這種事情比較正規，我會用打字的，.....像這種我需要思考的我就不會馬上講，我就會用打字的（D2）。

受訪者 D1 認為家庭中說不清的「灰色地帶」，可以訴諸文字來緩解，而不用當面和女兒爭論或說教。

> 你知道家庭有時候是說不清楚的，灰色地帶是說不清楚的，所以反而會訴諸文字來緩和。.....有些東西不好面對面去談怕影響彼此的感情，訴諸文字貼圖表情去緩和，再來它有紀錄可以回頭去看。這是比以前更好的方式（D1）。

而文字也可作為孩子躲避電話或語音監控的技巧。

> 像跨年的時候我大一大二都去一零一，他（爸爸）就會在 12 月 31 那天晚上八、九、十點瘋狂傳微信，會問我現在在哪裡。像那時我不想讓他知道我在哪裡，我就會用打字的（D2）。

文字有如雙面刃，由於文字的模糊性，無法得知對方的情緒，如受訪者 C2 認為用在 Line 上使用文字和爸爸討論時事可能會「激怒」爸爸。

2.貼圖輔助文字，讓對話更活潑簡單，或作為對話的結束，更可以表達愛意。

受訪者在不想打字或想暗示對話結束時，會選擇用貼圖表示，如受訪者 A1 說：「所謂貼圖可能就是講到最後可能就沒話聊了，就點個貼圖，代表 ending 了。」受訪者 E1 也提到：「不曉得要講什麼的時候用貼圖比較快，因為有的時候懶得打字。」受訪者 D1 也說：「懶的打字用貼圖就代表一切了。」

受訪者也認為，貼圖可以作為文字的替代，是可以簡易表達快樂及活潑等正向情緒的表現方式。

> 像在講比較深入的話的時候，因為貼圖有時候滿活潑的啊，但是那個是比較謝謝開心的，比較歡樂去表達你的心情（A2）。

> 打字打打打，傳貼圖一下就過去了，也比較簡單。……貼圖我用很兇，會用拇指、讚、睡覺、晚安、I love you 囉，盡量用正面的那些，其實 Line 上也沒有什麼負面的圖（C1）。

面對面互動時不敢表達的「愛」或「感謝」，也可以用貼圖傳達（A1、D2、C1、C2）。

> 有時候最後會傳個愛心啦，代表說我很愛你。但是我很愛你文字上是不會呈現。因為這種東西我覺得不是用嘴巴講啦……因為我覺得那有點作做作，應該是讓人家可以感受不是靠嘴巴（A1）。

> Line 就是表達感謝在那邊灑花很開心。會覺得用貼圖就好了，對我來說我愛你三個字太重（A2）。

> 一般上要講出愛來對我們黃皮膚的比較不容易。用英文還好，用中文會覺得麻麻的，肉麻肉麻的。用英文比較不會那麼尷尬。……用貼圖比較容易講出來，傳達的感情是一樣的（C1）。

而 D2 認為，正因為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較容易表達愛意，因此會期望對方有所回應。

> 貼圖是讓我們雙方都可以比較不那麼尷尬，但是都有達到我們原本目的的具體東西……貼圖讓互動變得很簡單，本來要講很多話，但你按一個鍵就可以送出去了。但人們同時也會覺得既然按一個鍵那麼簡單，那傳愛心給你為什麼不回。（D2）

雖然貼圖是簡單的表達方式，有些父親不喜歡使用貼圖，如 B1 認為自己「年紀大了，不適合玩貼圖。」D2 提到父親不敢用太花俏的圖片，可能怕害羞，她也提到有些討厭貼圖的人覺得用貼圖是種敷衍或暗示對話的結束。

(三) 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圖文的使用作為前台的一種展演符號

Goffman 提到人際互動有前、後台之分，人們在前台演出，後台則為可以輕鬆扮演自我的領域。訪談發現，雖然使用者有時會用 Line 談心（後台），卻也可能將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作為前台，表現出正面的社會價值，呼應 Goffman 提出的「面子工作」。受訪者 D1 面臨沉重的工作壓力，但他不願讓小孩知道，會在微信上盡量表現出「開玩笑」、「歡樂」或「好」的一面。而孩子在哭泣時想聯絡爸爸，卻又不敢讓爸爸知道自己在哭，也會選擇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而非電話（受訪者 A2、B2）。

(四) 已讀不回？已讀必回？受訪者的心靈詮釋

訪談過程中可發現，主動傳遞訊息者大多期待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發出訊息後對方有所回應（C1、A2、A1），而接收訊息者也會思考對方的反應再做出回應，過程經過精密的協調與思考過程。例如 A1 看到孩子用文字說明因課業繁重無法回家的難過，他會認為「小孩發出那種訊息應該就是需要有人去關心她。」因此會循序漸進使用文字安慰孩子。而 A2 也期待爸爸有所回應，她說：「會這樣講就表示希望得到一些鼓勵，然後爸爸也真的會傳一些滿感人的話，會傳『盡力就好』之類的給我（A2）。」

對於已讀不回，受訪者也有不同的解讀。C2 不在意爸爸已讀不回，認為爸爸已讀就表示「他有看到這則訊息了。」受訪者 A1 也認為，如果女兒久未回應代表她在忙，因此不會太在意，但對他來說回應是禮貌也是習慣，所以自己幾乎很少已讀不回。D1 與女兒在線上互動有良好默契，因此女兒未回覆他的訊息時，他會想：「或許她還在做什麼，她看到一定會再回我。」

受訪者對已讀不回的解讀呼應米德符號互動論中「扮演他人角色」，試想他人處境再做出回應的舉動。再次驗證人類行為的複雜層面需要經過心靈的詮釋才具有意義。

然而，孩子的不回應也可能暗示不認同或害怕對方不回覆的想法。受訪者 C2 表示，爸爸傳他不認同的文章給他時，他會選擇已讀不回，因為「覺得不認同這個觀點。」而就讀國中的 E2 從未和爸爸表達愛意，對她來說也無法用 Line 傳達，因為「很怕傳了之後會很尷尬，怕他都沒有回。」

作者整理訪談逐字稿，將父親與子女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使用與不使用文字以及貼圖的原因整理成表三。

表三：父親與子女符號互動／不互動比較表

符號使用／不使用	父親	子女
使用文字	傳達關心（A1） 緩和難以直接說明的事（D1）	躲避監控（D2） 須深入思考再回答時（D2）
不使用文字	無	怕文字扭曲原意而激怒爸爸（C2）
使用貼圖	暗示對話結束或不知道回什麼（A1、E1） 懶的打字時（D1、E1） 表達愛意（A1、C1）	表達感謝和開心（A2） 期望得到回應（D2）
不使用貼圖	認為自己年紀大（B1） 爸爸可能怕害羞（D2）	對方可能會覺得敷衍（D2） 害怕對方不回應，會覺得尷尬（E2）

來源：作者自繪。

三、 形象管理

(一) 父親的形象

1.父親的自我期望：有尊嚴，成為孩子的支柱、避風港及榜樣。

每位父親都提出自我要求，受訪者 E1 認為要維持父親的「尊嚴」，所以大多把和小孩談心的工作交給太太，也不會面對面或用 Line 向孩子表達愛意。

> 可能是說爸爸的尊嚴吧，比較不會像媽媽跟他們這樣子溝通啊。……跟男孩子也有關係啦，女孩子比較窩心，男孩子比較大咧咧的，比較不好意思傳那個，女孩子之間就會（E1）。

E1 的說法符合 Jamieson（1998）提出的父母親職分野，母親擔任情感領導者，父親則負責養家活口，作為工具性領導者。受訪者 C1 也提到「慈母嚴父」的期望，認為既然扮演嚴父，就要「把在家的尊嚴顧好，一家之主的感覺也要顧好（C1）。」受訪者 C1 更要求自己把事情做好，必須養活家庭，才能成為孩子的榜樣。

而 A1 表示自己父兼母職，不會特別區分父親跟母親該做的事，並想做個像「朋友」一樣和孩子無話不談的爸爸。

> 我沒有區分這是爸爸做或媽媽做，其實離婚之前差不多都是我在做的比較多，媽媽都是比較嚴厲的角色。……我們當父母親的功能不是教他怎麼做，就是給她當垃圾桶、當避風港。……我想我的角色就是偏向精神層面（A1）。

2.孩子眼中的父親

A2 認為可以和父親講心事、和朋友一樣溝通的爸爸是「完美」爸爸。但其他受訪者表示父親給他們嚴肅、古板、難以親近的感受（B2、C2、E2）。

> 媽媽不一樣啊，像爸爸就比較古板……長輩都喜歡很認真。他們都太嚴格看待交友的事，我就覺得算了。他有加我臉書啊，我就一直沒有按（確認）。……我感覺跟爸爸有一道牆（B2）。

> 我們不知道爸爸的底線在哪，很怕踩到爸爸的底線(E2)。

(二) 對小孩的期望

1.孩子的自我認同

Goffman 提到，個人會依照社會標準、社會角色或對方的期望，用適當的語言或非語言行為控制他人對自己形象的形成過程，會修飾自己，也可能隱藏自我。訪談發現，小孩會依照想像中父親對他的期望來展現自我，例如 C2 認為父親希望自己是個領導者。

> 我爸不希望我呈現出弱者的形象，會覺得男孩子要有陽剛氣質，也不會覺得我的煩惱有什麼好煩惱，像之前感情的事情他也覺得都是經驗。沒什麼大不了。……我對他還是有種恐懼感，他可能覺得男性之間不需要有這些（親密的）互動（C2）

而 D2 會對父親稱自己為「前世的情人」，並為爸爸下載一系列以女孩為主的貼圖，她說：

因為我是女兒，女孩為主的少女通常都有愛心，最後要說掰掰我不會用打字，就會加貼圖，他看了就會比較開心（D2）。

但她也知道父親喜歡看她很上進、用功、充實、正面與積極的一面，所以會選擇性的在微信的動態中張貼自己得獎學金這類的訊息，而避免情緒性的文章。

他的電腦裡有個資料夾，放了我小時候的照片，一張是我考全校第四名，一張是學校書法比賽我得獎，他說我要蒐集這些照片放到結婚的影片上，他連結婚的影片上都要呈現光榮的時刻，因為我知道他很在意這個，所以我就不會 Po 情緒的動態……但這種 glory moment 我也是只有透過微信才會告訴他，面對面就不會跟他邀功（D2）。

2.父親對孩子的期望，男女有別

訪談中發現父親期望女兒有平順的未來。受訪者 A2 提到父親「不會覺得說我要賺大錢，就是有個歸宿，有自己的人生。」B1 則認為女兒工作順利就好，不用賺大錢或很優秀，希望她能「平平淡淡快樂就好。」在女兒傷心時，父親會用他的方式安慰，如 D2 提到：「可能是對女兒吧，爸爸就會想要安慰但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就會用搞笑的語氣緩和尷尬氣氛，但目的是要安慰我。」

而 C1 提到自己會跟女兒說愛，但對兒子要求較高，他說：「對兒子吧，還是要拿來教訓一下，男生嘛，責任會比較重一點，要求也比較高（C1）。」

(三) 線上互動複製面對面模式，只有些微不同

對於面對面親子互動良好的受訪者來說，面對面互動與線上（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相似。如受訪者 A1 提到：「我們在 Line 或平常都很自然，沒有什麼不一樣，也沒有什麼不能說。」

但對 B2 來說，與父親面對面互動少且尷尬，Line 是能讓自己輕易說出心聲的工具，具有正面效益，她說：「面對面反而他話比較多，我話比較少。Line 裡面我比較會想跟他講事情，變成說他可能比較不會回覆我（B2）。」而 E2 在線下與父親的互動極少，但她感覺爸爸在 Line 上願意分享更多事，她說：「我（跟線下）是一樣，爸爸不太一樣，比較會多說，可能他（Line）上面打個五句，平常可能就兩三句。」

四、 情感傳遞

Collins（2004）的互動儀式鍊提到，參與者基於共同活動或事件，抱持與事件相符的情感態度，與其他參與者在同一場所進行互動，相互關注的現象成為儀式開展的起點，進而產生集體共在感、排除他者的屏障並與參與者產生情感連結。此儀式帶給參與者群體的團結感，並傳遞正向的情感能量。

而此研究發現，對受訪者來說，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也可作為一種儀式，如 D1 會在下班後的晚間，與女兒使用微信互動作為一天的結束，進而感受到愉悅，他認為：「經過微信聊天後心情會往比較好的方面去紓解。」

B2 試圖用 Line 向父親表明多年來未解的誤會，並向他道歉，但 B2 的道歉則讓父親「覺得很訝異（B1）。」這點跟 Collins（2004）所提的正向情緒有些微差距。原因可能出在 B2 並未向父親詳細說明道歉原因，父親也未在面對面時向她求證。

> 後來我也沒有再問她，想說再問也不見得比較好，所以就不想問她。.....看她講那些話我想說她心情會不好，我也想說不要再去聊到那些，再去問她什麼事，為了什麼這樣子講。就不會想再去問（B1）。

Goffman 的互動儀式和 Collins（2004）的互動儀式鍊強調人們聚集在實際物理空間進行面對面互動，營造「共在感」。本研究提出延伸：線上行動即時通訊的互動也能跨越地理限制，營造一種虛擬空間的「共在感」。如受訪者 C2 提到家人因為求學、工作分隔三峽、台南與台北三地，對他來說，Line 重新「把整個家維繫在一起，因為隨時可以知道家人的近況。」

五、 小結

(一) 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在親子溝通中具正面效益

受訪者認為，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具有免費（B1、C1）、方便（A1、A2、D2）、即時（D2）、便於分享多元訊息（C2、D2）等優點，並讓不知道如何面對面親子互動的人能多一個溝通管道（A1、B2）。A1 認為 Line「大大促進親子溝通」，他提到孩子不讓他加臉書：「她說有些東西不想讓我知道，我也尊重她。Line 比較隱私，一對一溝通上比較方便（A1）。」

而距離也強化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重要性，如 A1 提到：「如果他們每天回來就不太需要，他們最久大概三個禮拜沒回來，這時候 Line 的訊息就很重要。」D2 的父親長期在外地工作，兩個月才能碰一次面，因此認為微信促進兩人的互動。

> 小的時候他回台灣七天我就會把相處的強度增強很多，我就說我知道你很累，但你可不可以來學校接我，我爸爸在下面等的時候我就會很開心跟同學炫耀說我爸爸來接我了。對別人來說是很平常的事，對我來說很難得。我覺得大二之後，通訊軟體幫忙很多.....和爸爸的距離感縮短了（D2）。

有時線上談論的內容也會延伸到線下，如 A1 在 Line 上安慰女兒，等女兒回家後他會問女兒：「妳那個事情解決的怎麼樣啦？」呼應 Kim, Kim, Park& Rice（2007）等人研究中提到線上加面對面互動能促進親子關係的觀點。A1 也提出對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未來展望，他說：「以後說不定結婚生子後當阿公，也可以把孫子都加入群組裡面。」

(二) 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溝通有所侷限

雖然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有正面效益，但以文字和圖像為主的符號互動方式也有所限制。受訪者 A2 認為簡短的文字看起來「比較冷淡」，B2 則認為文字會「扭曲」，可能帶來「誤解」，C2 則認為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難以談論深入話題。

且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互動方式更受限於科技，如受訪者 A1 的 Line 電話經常不通，D1 使用微信，因為中國的言論管制，無法談論政治議題。

受訪者多半認為面對面互動仍是最好的親子互動方式，能夠聽到聲音、看到表情、感受肢體動作與直接表達情緒（A1、A2、D1）。

(三) 良好線上互動仰賴親子共識與協調

訪談中發現，個性、習慣（A2）和期望會影響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意願以及方式。B2 對於父親經常已讀不回、或回「嗯」而感到難過：

> 可能他可以回說爸爸知道了，希望我們可以越來越之類的話，但他每次就只回我一個嗯，我想我有傳達到，但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他每次回我一個嗯，我就想說他到底是怎樣啊，我想說難得可以表露自己的心情，得到的回應就是這樣，久了就會懶得講。就像小時候有時候寫信給爸爸，結果在地上找到，那種心情很難過耶（B2）。

B2 希望父親與她分享近況，並期望 Line 可以改善疏遠的親子關係：

> 會期待他可以跟我們分享他要去釣魚，或他釣到很多魚。大概告訴我們他在做什麼，告訴我們什麼事他覺得開心的，他覺得好玩的，可以跟我們分享這樣。……相對的我們可能也會分享我們自己學校有什麼事情……他也可以試著分享，我們給予的回應也會比較是愉悅的，久了之後可能比較可以改善疏遠的問題（B2）。

B2 的父親則提到自己不喜歡也不「習慣」用手機聊天，認為面對面互動最好。但 B2 提到：「他從來不講，所以我也不知道。」因此可以看出親子在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時必須仰賴溝通與協調，如 C1 先對孩子說明「我的網路不好所以都不太會看群組內容，不是我故意已讀不回。」D1 則提到微信沒有已讀功能，因此看到女兒訊息會先告訴她自己不方便回應。他說：

> 我的習慣是如果我現在沒辦法跟你聊天，一定會跟你講。不管怎麼樣，我在忙我一定會回給她說我現在在幹什麼。互動是大家的默契，總是雙方的（D1）。

(四) 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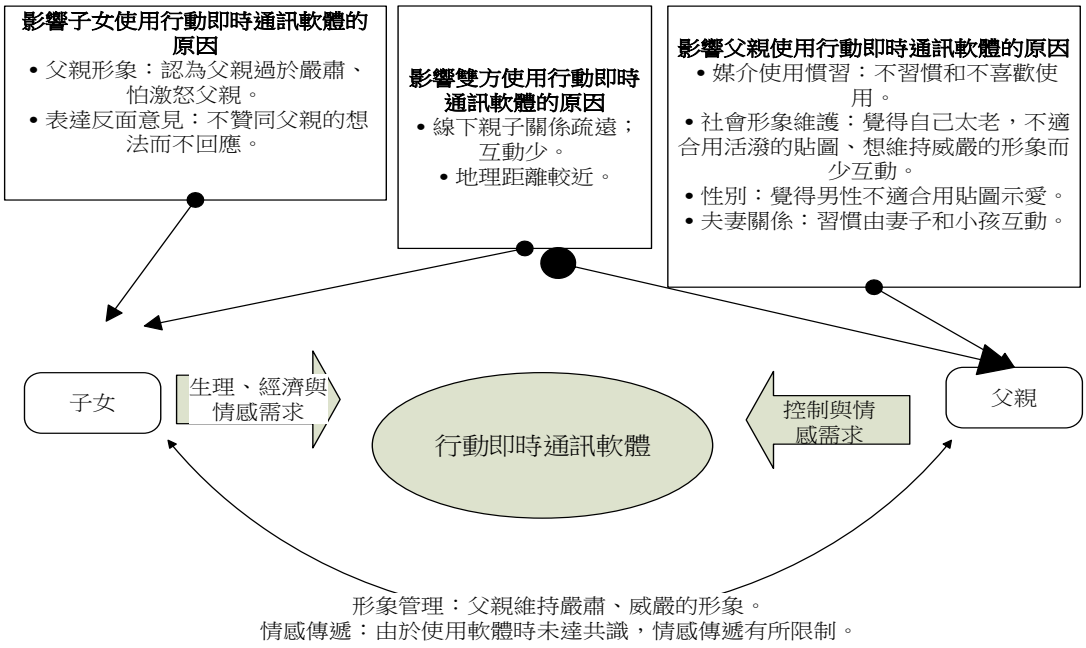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父子（女）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互動頻率不一定影響互動品質。如 A 家庭使用 Line 的頻率雖然偏低，但由於面對面時親子關係良好，父親 A1 不管在線上或線下都作為一個像朋友一般的爸爸，讓孩子 A2 能暢所欲言。而 E 家庭中，父親 E1 威嚴的形象讓 E2 不敢與爸爸談心，彼此線上互動極少，但兩者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頻率極低的主要原因是 E2 住校，無法每日使用手機。

本研究以人際需求理論、人際傳播理論及符號互動論等探究父親與孩子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互動。從訪談五組受訪者的過程中，可發現親子互動是長期培養的過程，線上互動更牽涉因形象經營、預想對方回應等複雜心理過程。

梳理訪談內容後回到研究主題，可發現面對面親子溝通方式、地理距離、使用者的媒介使用習慣與能力、親子營造出的形象等因素皆影響子女與父親在符號使用與情感傳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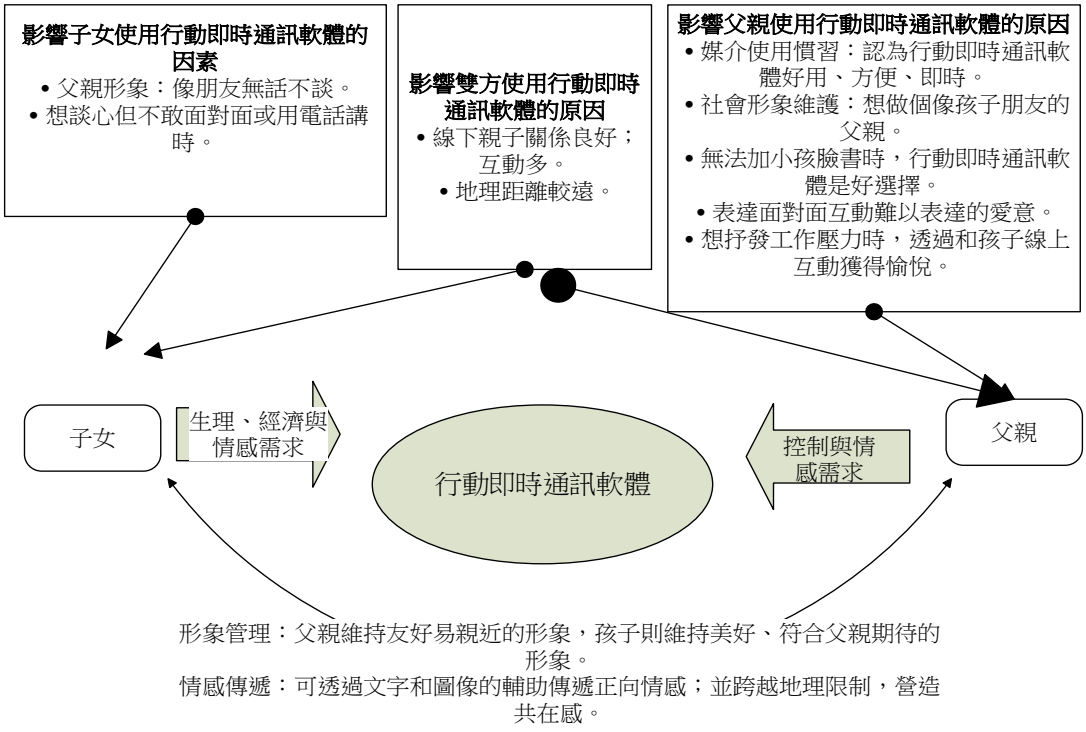
研究者整理更細緻分析影響父親與子女使用與不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因素，統整限制線上互動的因素繪製成圖五，以及促進線上互動可能的因素繪製成圖六。但兩圖並非截然二分，不同的線上親子互動可能涵蓋兩圖中不同的元素。

圖五：受限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親子互動概念圖



來源：作者自繪

圖六：良好的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親子互動概念圖



來源：作者自繪

陸、 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訪談過程中，除使用動機、形象營造、情感傳遞與符號互動四個面向，受訪者不約而同提及某些影響親子面對面互動或線上互動的原因，本研究篇幅無法涉及諸多因素，因而期望未來研究者能深入探析親子溝通的更多面向。

一、 比較父親和兒子或女兒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互動

本研究受訪者只有一組為父親和兒子，較缺乏小孩為兒子的樣本。但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父親對於女兒和兒子的期望似乎有所不同，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互動模式也有所差異，如受訪者 C1 提到：「對女兒就會順一點、柔一點，對兒子對女兒感覺不太一樣，對女兒就很想疼愛她這樣子。」未來研究者或可針對兒子和女兒和父親線上互動的方式做更深入的對照。

二、 比較父母和小孩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互動

此研究將父親角色特別提出，希望更細緻的探究父親與子女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互動。訪談過程中發現，小孩仍會提到和父親、母親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互動方式不同。如受訪者 E2 提到如果媽媽在家人群組關心孩子，爸爸就不會出面，除非媽媽沒有回應，爸爸才會跳出來回應孩子。

未來研究可比較父親與母親和小孩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差別，以及雙親和小孩的互動。

三、 探究親子溝通模式是否隨時間和科技改變

研究結果發現親子的線上互動與線下互動差異不大，但受訪者不約而同提到這樣的互動關係從小孩兒時就已成形（A1、B2、C1、D2）。如受訪者 A1 提到：「從孩子小的時候我們的互動就很好，長大以後情感的連結就會比較強一點。」另外，C2 也提到：「因為從小到大小時候他（爸爸）就會弄我的脖子，講到什麼就會弄我的脖子，小朋友會一直笑，那個把戲就玩到現在。」而 B2 則因為從小對爸爸有所誤解，一時無法改變，希望仰賴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消解誤會。

> 我從小就一直以為是爸爸做錯事，但沒有確切的答案，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因為小時候已經習慣這樣子了，就感覺跟爸爸有一道牆.....要我馬上改其實很困難，因為小時候是那樣的（B2）。

未來研究可加入「時間」因素，探討親子互動關係隨科技和時間的演變有何進展。

附錄一：研究目的與訪談說明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謝謝您參與〈初探父親與青年子女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的溝通模式〉研究之訪談。

本研究採受訪者與訪員一對一訪談方式進行，訪談前會先請您填寫「訪談前問卷」，以了解您的基本資料與親子溝通型態。接著以深度訪談方式與您對話，共有十個題目，訪談時間約 50 分鐘，會依實際訪談情形彈性調整問題與時間。

訪談主軸將圍繞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作為親子互動媒介的動機、使用的習慣與互動方式，以及相繼而起的情感反應。

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錄音檔僅作為研究者撰寫逐字稿之用。受訪者身份及背景資訊將在研究中以匿名方式處理。

受訪者有拒答、退出與終止訪談之權利。

若完成訪談，研究員將致贈每位受訪者新台幣一百元之誠品書局禮券。

您的經驗將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石，非常謝謝您願意參與訪談。

研究者簽名：
日期：

訪談同意書

本人同意接受研究者黃曉琪針對研究主題「初探父親與子女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溝通之動機、形象管理、符號互動與情感傳遞」進行訪談，以供學術研究之用。在訪談過程中如涉及個人不願透露之隱私，我可以要求停止錄音或在事後要求研究者刪除部分內容。我同意研究者在妥善匿名及保密的情況下整理與分析，以協助研究進行。

受訪者簽名：
日期：
研究生：黃曉琪（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學生）敬上

附錄二：訪談前問卷（小孩版）

（一）個人基本資料

1.請問您是民國哪一年出生的？民國_____年_____月

2.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包含肄業、就學中）： □(01)無 □(02)自修 □(03)小學 □(04)國（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高商、高工 ）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13)軍警專修班 □(14)軍警專科班 □(15)空中行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或大學 □(18)技術學院、科大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說明）_____ 。

3.請問您的家庭類型是？□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繼親家庭 □其他_____

4.請問您有幾個兄弟姐妹？（不含您本人）_____ 。

6.請問您與父親見面的頻率（多久一次）？_____ 。

8.一般情況下，您一個禮拜與父親同住幾天？ _____ 。

（二）親子溝通類型

請勾選依照平常與父親溝通的情形勾選下列選項，1 為最不同意，5 為最同意。

1.在與爸爸的溝通中，他希望我聽從他的想法，即使我有不同意見也應讓步。

□1 □2 □3 □4 □5

2.爸爸鼓勵我發展自己的世界觀，學習以不同角度看事情。

□1 □2 □3 □4 □5

3.爸爸希望我遇到任何事都或可以和他討論。

□1 □2 □3 □4 □5

4.在和爸爸溝通的過程中我可以提出反駁論點。

□1 □2 □3 □4 □5

（三）媒介使用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年內，透過面對面（非視訊）與他人聊天的頻率是？

□從來沒有 □很少 □有時 □偶爾 □經常

2.請問您過去一週內，曾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與他人聊天的天數？

□0 □1 □2 □3 □4 □5 □6 □7

3.請問您過去一週內，曾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與爸爸聊天的天數？□0 □1 □2 □3 □4 □5 □6 □7

附錄三：訪談前問卷（爸爸版）

（一）個人基本資料

1.請問您是民國哪一年出生的？民國_____年_____月

2.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包含肄業、就學中）： □(01)無 □(02)自修 □(03)小學 □(04)國（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高商、高工 ）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13)軍警專修班 □(14)軍警專科班 □(15)空中行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或大學 □(18)技術學院、科大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說明）_____ 。

3.請問您的職業是：_____ 。

4.請問您的婚姻狀況是？□已婚 □已離婚 □分居 □配偶去世 □其他（請說明）

5.請問您有幾個孩子？_____ 。

6.請問您與孩子（另一位受訪者）見面的頻率（多久一次）？_____ 。

7.一般情況下，您一個禮拜與孩子（另一位受訪者）同住幾天？_____ 。

（二）親子溝通類型

請勾選依照平常與孩子（另一位受訪者）溝通的情形勾選下列選項，

1 為最不同意，5 為最同意。

1.在與孩子的溝通中，我希望他聽從我的想法，即使他有不同意見也應讓步。

□1 □2 □3 □4 □5

2.我鼓勵子女發展自己的世界觀，學習以不同角度看事情。

□1 □2 □3 □4 □5

3.我希望孩子遇到任何事都或可以和我討論。

□1 □2 □3 □4 □5

4.孩子在和我溝通的過程中可以提出反駁論點。

□1 □2 □3 □4 □5

（三）媒介使用習慣

1.請問您過去一年內，透過面對面（非視訊）與他人聊天的頻率是？

□從來沒有 □很少 □有時 □偶爾 □經常

2.請問您過去一週內，曾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與他人聊天的天數？

□0 □1 □2 □3 □4 □5 □6 □7

3.請問您過去一週內，曾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與孩子（另一受訪對象）聊天的天數？□0 □1 □2 □3 □4 □5 □6 □7

附錄四：訪談大綱（小孩版）

記錄人：
訪談時間：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至___時___分
一、請問您最常和爸爸使用哪個行動即時通訊軟體?選擇原因?用多久了？
二、通常在什麼時機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聯絡爸爸？
　　會不會用它來談心或說心事？
三、在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溝通前會不會期待爸爸有怎樣的反應？爸爸的反應和你預期相同嗎？（熱情、馬上回應、晚點回等等）
四、最常和爸爸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中的哪種互動方式？（一對一對話框、多人群組聊天室等。）你們用軟體的那些功能討論這些主題？又如何談心？（純文字、貼圖、電話等。）
五、當你收到爸爸的訊息，會怎麼思考再回應？有沒有難以回應的時刻，請舉例？
六、你覺得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上和爸爸溝通，爸爸的反應和面對面溝通時一樣嗎？你自己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上和爸爸溝通時會不會和面對面溝通時有所不同？
七、和爸爸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時，曾經有任何的情緒波動嗎？（喜、怒、哀或樂）請舉例。
八、整體來說，您所使用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有沒有促進親子溝通？如果請您將面對面溝通、使用臉書互動、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打電話幾種互動方式排序，您會怎麼排？有沒有什麼理由？
九、你有沒有想過，爸爸希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期望自己是什麼樣的子女？
十、在你心中，有期待爸爸擁有那些特質嗎？爸爸跟你期待的一樣嗎？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爸爸和平常面對面接觸的爸爸有沒有不同？

附錄五：訪談大綱（爸爸版）

記錄人：
訪談時間：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至___時___分
一、請問您最常和孩子使用哪個行動即時通訊軟體?選擇原因?用多久了？
二、通常在什麼時機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聯絡小孩？
　　會不會用它來談心或說心事？
三、在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溝通前會不會期待孩子有怎樣的反應？他的反應和你預期相同嗎？（熱情、馬上回應、晚點回等等）
四、最常和孩子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中的哪種互動方式？（一對一對話框、多人群組聊天室等。）你們用軟體的那些功能討論這些主題？又如何談心？（純文字、貼圖、電話等。）
五、當你收到小孩的訊息，會怎麼思考再回應？有沒有難以回應的時刻，請舉例？
六、你覺得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上和小孩溝通，他的反應和面對面溝通時一樣嗎？你自己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上和小孩溝通時會不會和面對面溝通時有所不同？
七、和小孩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LINE 等）時，曾經有任何的情緒波動嗎？（喜、怒、哀或樂）請舉例。
八、整體來說，您所使用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有沒有促進親子溝通？如果請您將面對面溝通、使用臉書互動、使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打電話幾種互動方式排序，您會怎麼排？有沒有什麼理由？
九、你有沒有想過，小孩希望你是什麼樣的爸爸？ 你期望自己是什麼樣的爸爸？
十、在你心中，有期待孩子擁有那些特質嗎？他跟你期待的一樣嗎？在行動即時通訊軟體上的小孩和平常面對面接觸的他有沒有不同？

參考書目

李芸珮（2013）。《媽在看我臉書？初探 Facebook 上的親子互動》。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沈孟燕（2009）。《親情 OnLINE：網路媒介與家庭溝通型態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沈盈吟、顏瑄、林素珠、鄭仁富（2014 年 12 月 30 日）。《2014 臺灣消費者行動裝置暨 APP 使用行為研究調查報告》。2015 年 11 月 20 日取自資策會 FIND 網站，網址：http://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8304。

林聚任、王鵬、宋麗君譯（2009）。《互動儀式鍊》。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Collins, Randal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林玉婷（2006）。《即時通訊軟體 MSN Messenger 暱稱之呈現與溝通策略》。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之鼎（2015 年 2 月 3 日）。〈快訊／貼圖依然熱！LINE 台灣人數突破 1700 萬人〉，ETtoday 東森新聞雲。取自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203/462681.htm。

周談輝（2012）。《人際關係與溝通》，新北：全華圖書。

周素鳳譯（2002）。《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原書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Oxford, UK: Polity Press.）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5 年 8 月 4 日）。《二○一五年父子互動關係調查報 告》。2015 年 10 月 12 日取自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網站，網址 http://www.children.org.tw/news/advocacy_detail/1430。

邱珍琬（2010）。《父親形象與其轉變》，台北：五南。

徐西森、連廷嘉、陳仙子、劉雅瑩（2002）。《人際關係的理論與實務》。台北：心理。

張卿卿、陶振超（2014）。《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2-2014 傳播行為輪廓第三冊：兒童、青少年及一般民眾 2014 年數據比較》。科技部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2012-2014 年調查面訪資料，2015 年 10 月 12 日取自臺灣傳播資料庫，網址 http://www.crctaiwan.nctu.edu.tw/。

張瓊文譯（2004）。《爸爸怎麼回事》，台北：經典傳訊。（原書 Gordon B. H. [1996]. *Your father, your self: how sons and daughters can understand and he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fathers.* NJ: Carol Publishing Group.）

陳柏安、林宜蓁、陳蓉萱譯（2006）。《傳播理論》，台北：五南。（原書 Griffin, E. A. [2003].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New York, NY: McGraw-Hill, Inc.）

彭懷真（2003）。《婚姻與家庭》，台北：巨流。

黃淑琳（2013）。《行禮如儀──探討 Facebook 互動儀式鍊與互動策略》。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亞琴譯（2007）。《尋找父親：當爸爸是怎麼一回事？》，新北：宏道文化。

（原書 Gebauer K. [2003]. *Väter gesucht.* Mannheim, Germany: Patmos Verlag GmbH & Co. KG. ）
雅虎奇摩（2014 年 7 月 22 日）。〈兩岸手機通訊市場有別！台灣一家獨大，大陸兩款瓜分〉。2015 年 12 月 31 日取自雅虎奇摩網站，網址 http://yahoo-emarketing.tumblr.com/post/120510612931/tc2。
資策會 FIND/經濟部技術處（2015 年 7 月 20 日）。〈資策會 FIND(2015)/服務創新體驗設計系統研究與推動計畫(3/4)〉。2016 年 3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iii.org.tw/Press/NewsDtl.aspx?fm_sqno=14&nsp_sqno=1560。
蔡明璋譯（2002）。《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台北：群學。（原書 Jamieson, L. [1998]. *Intimacy: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modern society.* Oxford, UK: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聯合國（2005 年 7 月）。〈2005 年世界青年報告〉。取自聯合國網站 http://www.un.org/chinese/esa/social/youth/back.htm。
Barnes S. B.(2003).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Human to human across the internet.* Boston, Massachusetts: Allyn & Bacon.
Child. J. T. (2013). Let's be facebook friends: exploring parental facebook friend requests from a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CPM)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13*, 46–59.
ETtoday 東森新聞雲（2014 年 7 月 2 日）。〈LINE 大陸傳遭封鎖！ 網友哀號：現在都要「翻牆」用〉。2015 年 12 月 31 日取自 ETtoday 東森新聞雲網站，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702/374323.htm。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Company, INC.
Kendall, L. (2002). Hanging out in the virtual pub: *Masculinities and relationships onLine.*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im, H., Kim, GJ., Park, HW., & Rice, RE. (2007). Configurations of relationships in different media: FtF, email, instant messenger, mobile phone, and SM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1183-1207.
McLeod, J. M., & Chaffee, S. H. (1972).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In J. T. Tiedeschi (Ed.), *The Social Influence Process*. 50-99. Chicago: Aldine-Atherton.
Talcott, P. (1959).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In Anshen, R. N. (ed.) *The Family, Its Functions and Destiny.* Harper, NY, 241-274.
Wang, MP., Chu, J. T. W., Viswanath, K., Wan, A., Lam, TH., & Chan, SS. (2015, August 24).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family well-being in Hong Kong: family project [Electronic version].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7*(8). Retrieved from http://www.jmir.org/2015/8/e207/#Copyright